

李彦乔◎著

在企业改制、经济开发的背后隐藏着怎样勾心斗角的权利与利益的交替？
这是**正义与邪恶**抗衡的官场，是一条**智慧与阴谋**博弈的仕途之路。
它危险刺激，不仅有**权利和金钱**的诱惑，它还是一个让深陷其中的人欲罢不能的官场。

官场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李彦乔◎著

平语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场 / 李彦乔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104-0472-6

I. 官…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5181 号

官 场

作 者: 李彦乔

策 划: 杨亚琼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版式设计: 韩东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杨 军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400 千字 印张: 25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472-6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自序

在地方党委部门工作了若干年，虽然没有混出个模样，但却看到了听到了不少在圈外看不到听不到的故事。任何一个人群都有自己运行的轨迹，但官场的路似乎比其他的路更多一些荆棘，荆棘下面说不定还掩盖着陷阱。因此大家就不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看着上司的眼色。是的，你要想向上爬一个台阶，就必须学好“看眼色”这一门功课，就必须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在上司面前装得越恭顺越好，因为官场不喜欢独立的性格。你只须像一匹磨道里的驴那样“听喝”就是了。这就是“官大一级”的官场定律。

我工作的这个城市原是一个地委行署的所在地，大约在2000年吧，这里曾经来过一位很有才华很有魄力的市委书记。他的到来，使这座城市彻底改变了容颜。他来到这里工作仅仅四年，就做了历届领导四十年都没有做成的事情。老百姓从他身上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希望。但就是因为他有独立的性格，甚至敢向上司说“不！”这就很让那些更高一级的官员恼火，于是他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岗位。尽管老百姓对他寄予厚望，尽管他一再请求让他完成手头的工作以后再走，但却无济于事。他是流着眼泪离开自己的岗位的。那天，当他离开机关大院的时候，许多人包括许多老百姓自发地聚集在机关大院为他送行，那场面显得很有些悲壮。他的离去让这座城市也和他一起流下了眼泪。这是这座城市从古至今从未有过的景象，还没有哪一任县官离任的时候受到老百姓这样的抬举。

我不是在编故事，这绝对是生活的真实。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为那位市委书记痛感惋惜的同时，也让我这个多年身处官场但到最后也没有念通官场这本经的“官员”不得不来

认真地思考“官场”这两个神秘字眼所蕴含的真意。那是在机构改革离开岗位以后，感觉不必再看谁的眼色了，这时候回过头来一看，一些事情仿佛就有些明白了。是的，往往身其中的时候，就“不识庐山真面目”。一旦隔开了一段距离，有些原先看不清楚的事情就豁然开朗了。于是，经过一年的时间，就有了这部《官场》。

当然，这部小说不是写那位市委书记，但我从他身上痛切地感觉到，官场应该给那些有才华有魄力的官员们留一些表现自己的空间，这于国于民无疑会大有好处。但这需要更高一级的官员有一点“海纳百川”的胸怀，能够真心实意心悦诚服地容下比自己有能力的下级。如果是这样，他将功莫大焉！但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此真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也！其实，“千里马”也并非“常有”，得到一匹真正的“千里马”绝非易事。我敢说，不管哪里庆幸有了这匹“马”，哪里就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千里马”才真正是撑起社会的脊梁！

顺便说一句，那位市委书记的运气还不错，离开这座城市以后总算遇到了个把“伯乐”，他的才华才不至于被彻底埋没。

不过，官场这潭水实在是太深了，它绝不会依据人们善良的愿望而改变自己的运行轨迹，利益集团的斗争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有斗争，官场生活才会显得起伏跌宕波澜壮阔，这就为作家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但我想，官场小说仅仅把目光盯住“反腐”似乎还不够，好像还应该更加深入下去，从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人性等等方面挖掘官场各种现象的根源，这样的文学作品对社会大概才会更有意义。

李彦乔

2009年6月于山西



目 录

CONTENTS

1. 一纸调令 / 001
2. 市委书记之位 / 008
3. 官商一家 / 019
4. 新官上任 / 028
5. 实地考察 / 036
6. 浮出水面 / 048
7. 遇到贵客 / 058
8. 敏感话题 / 068
9. 开始行动 / 076
10. 旁观者清 / 086
11. 幕后黑手 / 092
12. 狭路相逢 / 104
13. 分头行动 / 114
14. 企业联谊会 / 122
15. 纸包不住火 / 133
16. 官场也是市场 / 143
17. 大权谁握 / 154
18. 政府不干预“政策” / 170
19. 官场也是家 / 178
20. 心不甘,情不愿 / 188
21. 情感漂移 / 196
22. 副省长亲临视察 / 203
23. 正面冲突 / 218
24. 谁主沉浮 / 230



25. 正面反击 / 240
26. 不择手段 / 249
27. 柔情似水 / 264
28. 制造事端 / 272
29. 会晤省领导 / 279
30. 误抓市委书记 / 291
31. 官高一级, 权大一级 / 305
32. 最佳证人 / 315
33. 围剿策略 / 325
34. 韬光养晦 / 332
35. 卜卦官场 / 342
36. 杀机四伏 / 352
37. 酒杯交错 / 361
38. 自食其果 / 369
39. 最后摊牌 / 376
40. 并非结局 / 387



1. 一纸调令

江云天来到宁康并没有到市委去报到,尽管他的调令在二十天前就送达宁康市委。主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兼市长董伟清曾经几次打电话到省委组织部,询问没有见过面的江书记什么时候到任,以便他做好全面汇报工作的准备。省委组织部只是说请他等通知,并没有敲定江云天到任的具体日期。并嘱咐他在江云天未到任之前,一定要把工作全面抓起来,尤其是旅游开发区的招商工作一定不能放松,并说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竞存同志近期内可能要到宁康去看看。组织部还特别强调,即使江云天同志到任之后也还有一个熟悉各方面工作的过程,请他务必不要等。

其实,江云天昨天就来到了宁康。

宁康市是这个内陆资源大省拥有三百多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之一,下辖三区五县。这里有全国有名的卧虎山大煤矿和华北地区第一火力发电厂。优质无烟煤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电也源源不断地输往京津地区,仅煤和电两项就奠定了这座城市在全省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只是煤价和电价不能控制在本省的手里,在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的形势下,这个原本得天独厚的工业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

宁康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历史给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引以为豪的名胜古迹。例如紫云山绵延百里的新生松林以及松林环抱的多处寺庙群。松林的景致暂且不说,就说紫云山寺庙群吧,史载:紫云山寺庙群始建于北魏时代,距今已有 1500 余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火变乱,但这个寺庙群却安然无恙。历朝历代都把这里看成是不可惊扰的禁地。不仅不去惊扰,还要进行修缮和扩建,使这里逐渐成为仅次于五台山的又一佛教圣地,尤其让人赞叹不已的是,紫云山仙子峰下有一汪数千顷的天然湖泊,名曰“仙子湖”。这是其他北方城市罕见的自然景观。只是过去人们把目光仅盯在煤和电上,没有谁想到自然景观也是一种资源。因此,这里长期空有如此美丽的湖光山色。只是在两年前,一个日本的佛教团体来紫云山朝觐,其中有一个名叫龟山村志的老先生在市政府外事办为他们举行的招待会上大概是喝多了酒,于是趁着酒兴大发了一顿感慨,说是如





官场

果将紫云山搬到日本国土的话，早在20年前肯定会成为如同富士山一样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他说他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不去利用这里天赐的资源。这位老先生的话很让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董伟清不服。正是有了董副市长的不服，才有了今天的紫云山旅游开发区。只是当时的董伟清副市长所设想的远没有今天开发区如此庞大的规模。

宁康市把首批开发的重点放在了仙子湖周围，计划在原有仙子湖公园的基础上扩大面积，征用仙子湖以南大片农田建设游乐场、高尔夫球场、射击场和跑马场等旅游设施，在仙子湖以北紫云山脚下建设豪华度假村。

仙子湖畔，由台商投资将近两亿人民币兴建的仙子大厦的主体工程已经告竣，现在正在抓紧进行内部装修。

这是一座32层五星级综合性服务设施。白色的半环形主体框架，蓝色的玻璃幕墙，具有民族风格高低错落的裙楼倒映在仙子湖里，就像一枚璀璨的蓝宝石，与晶莹剔透的仙子湖融为一体。整个建筑显得气势恢弘而又不失典雅。吴副省长称这座建筑是紫云山旅游开发区的第一个杰作。

这时正是仲春某一天上午九点多钟，一辆蓝色的桑塔纳轿车缓缓停在离仙子大厦不远的地方。未经到任的市委书记江云天和他北大时期的同班同学——现任宁康市计委主任的陈少峰一起从车里钻出来。他们站在车前观赏矗立在他们面前的这座精美的建筑。

“这座建筑即便放在京都也毫不逊色！”好一阵，江云天由衷地赞叹道。

“进去看看吗？”陈少峰问江云天。

“不！”江云天说，“我们还是去拜佛吧。”

他们又相继钻进车里，由陈少峰驾车，桑塔纳轿车顺着仙子湖畔的石子甬道径直向紫云山驶去。

江云天与陈少峰同庚，都是刚届不惑之年。十五六年前，他们俩同时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江云天考取了研究生，陈少峰则要求分配回家乡工作，因为这里有一位姑娘在等着他。江云天研究生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国务院经济政策研究所，一干就是十二年。前一段时间，他跟着一位国务委员来本省考察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正是这次随行考察，一纸调令就把江云天外放到这个山区省份。在江云天跟着那位国务委员赴本省考察的五天里，省委书记章志纯一直陪着他们。这位章书记给江云天的印象是开朗随和、不拘小节。他说话的声音很高，似乎和谁都熟，没有一般身居高位的官员身上常有的做作和矜持。作为国务委员小小的随从，江云天没有和省委书记这样级别的官员说话的机会。只是在他们结束考察，省委为他们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才和这位省委书记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

宴会上，酒过数巡，章书记和省里的几个要员来到江云天他们的餐桌上给





他们礼节性的敬酒。没想到,这位省委书记和在座的随员以及新闻记者们——碰杯之后就停在了江云天的面前。他端着酒杯望着江云天突然直呼其名:“你叫江云天,对吗?”

江云天有些发愣,他不知道这位省委书记怎么知道他的名字,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省委书记又开口了。

“哪里人啊?”章书记笑着问。

“山东威海。”江云天下意识地回答。

“都说山东大汉个个能喝酒,咱们比比试试怎么样啊?”章书记笑咪咪地望着他。

江云天真有些受宠若惊。

“不敢不敢!”江云天连连摇手。

章书记朝他的随从们哈哈地笑着调侃道:“不敢就是胆小啊,这哪里有齐鲁壮士的豪气嘛!倒像个大姑娘。”章书记的话引得满桌好一阵哄堂大笑,笑声驱走了江云天的紧张情绪,他指指桌上的一只高脚玻璃杯说:“章书记,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倒满这一杯一口干掉,您表示一下意思就行。”

章书记故作嗔怪地说:“哎!表示意思就是虚应故事,我可从来不虚的假的。来呀,满上!”

两只高脚玻璃杯里斟满了浓烈的茅台酒,江云天端起一杯送到唇边。

“慢!”章书记做了一个手势,江云天忙把酒杯从唇边移开。章书记说:“你们来我这一方土地上走一走很不容易,我想听听你们年轻人对我这一亩三分地的印象,请不要说官话打官腔啊!”

江云天为难地看看这位爽朗的省委书记,不能随便表态是他们这些随从必须遵守的纪律。

“章书记,”江云天说,“浮光掠影,实在不敢妄评,我还是喝酒吧。”

章志纯摆摆手说:“这么说你是不给我面子啰?”

江云天被逼不过,想了想说道:“那我就斗胆说两句,这里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山很多也很高,真所谓层峦叠嶂,雄奇险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山上有山’。”江云天说到这里便停住。

“就这几句?”章书记问。

“是,就这几句。”江云天笑着回答。

“山上有山!”章书记略一沉吟,然后轻轻地拍了一下手说道,“妙!你是在给我打哑谜呀!这个谜底我猜着了。山上有山不就是一个‘出’字吗?不过,下面还应该有一句,‘天外有天’,对不对呀?山上有山说明很封闭。是啊,外面的天地大得很哪,必须走出封闭!”他停了停又说,“关键的问题是意识,是观念,改变一个地域的意识和观念远没有改变一个地域的环境那么简单,你说的是吗?”

江云天不好意思地说:“让章书记见笑了。”





官场

省委书记章志纯端起桌子上那杯盛满浓烈茅台的酒杯高声说道：“来！为你的‘山上有山’干杯！不过，光走出去还不行，还要请进来啊！”说完，他把酒杯送到唇边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倒过来让江云天看。章书记的豪气激起了大家的一阵掌声。

江云天被看似粗犷的省委书记的机敏所折服，他也一口将酒干掉。

当时，江云天没有想到，在等级如此森严的中国官场，作为省委书记为什么独钟于他？他更没有想到，这次宴会上的对酌预示着他即将走出国务院，来到宁康这个他根本不熟悉的地方……

桑塔纳轿车在紫云山脚下的停车场停下，江云天和他的同窗好友陈少峰从车里钻出来，径直向紫云山的入口处走去。

到紫云山巅的紫云寺去拜佛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爬九千九百九十九级石阶。

他们来到入口，这里正在修筑一座仿古的门楼。他们在临时搭起的木板房里买了两张门票，然后就走进山来。

陈少峰陪着他的老同学江云天沿着斑驳的青石台阶向紫云山的山顶攀登，他们边走边谈。陈少峰说：“作为老同学我还是要提醒你，宁康这个地方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这个旅游开发区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地带。比如那座号称宁康第一建筑的仙子大厦就是一个谜，就连我这个计委主任也弄不清楚。我想，你来宁康无非是一个过渡，完全没有必要事事都弄明白。你尽可以绕开这个敏感地带，或者只是宏观上加以原则性指导就够了。这样，有了成绩也有你一份儿，出了问题与你也无大碍。这好像有些明哲保身的嫌疑，但你只身来到宁康，除了我这个无能的老同学之外，你没有任何根基。要想在宁康青史留名，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谈何容易！”

江云天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算是回答。

说实话，江云天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被阴差阳错地安排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他的确想离开中央机关，最好是到深圳、珠海或者厦门这些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多年来，他所领导的课题组对经济政策和策略的研究都是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他的那些研究成果究竟有多少价值从未直接得到过实践的验证。虽然他每年都有机会跟随国务院领导到各地考察，但各地接待考察时被森严的等级所驱使的繁文缛节使他无法真正掀开成就和繁荣的浮面去看真实的底层，这也就使他的研究失去了依托和根基。现在，他总算可以走到底层，尽管这里不是他所期待的东南沿海地区，但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沉了下来。还未到任，老同学却在他面前画了一幅扑朔迷离的八卦图。这幅八卦图就是经济的和人际的无序交错，一时间使他难以从这种复杂的交错中理出头绪。

当江云天刚从北京来到省委报到的时候，省委组织部长绪子超也曾经与他





进行过一次谈话,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省委组织部绪部长满头花白头发,戴一副宽边框架的眼睛,举止沉稳,像个儒雅的学者。握手的时候,江云天感到这位部长的手很有力。绪部长首先代表省委章书记对他能从京都来到本省表示欢迎。然后绪部长问:“云天同志,到宁康去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

江云天直率地说:“现在还谈不上有什么想法,我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需要有一个逐步了解的过程,请绪部长指示。”

绪部长笑笑,摇了摇头说:“谈不上什么指示,你长期在国务院领导身边工作,对上面的精神比我们这些地方干部恐怕了解得更多,吃得更准,在这一点上我对你充满信心。宁康这个地方是全省的经济支柱之一,那里工作的进退直接影响着全省的大局。正因为宁康在全省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许多干部都把眼睛盯住了宁康,有人甚至把宁康说成是一块肥肉,照此说来,这个地方的交椅当然就成了肥缺了,又是肥肉又是肥缺,因此我们在选择干部上就不能不慎重。这也是志纯书记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与宁康毫无关系的外来干部去担任一把手的原因。他希望这个干部是一个和尚,一个既会念经又会撞钟的和尚。你知道,佛门子弟是不吃肉的,我的话你明白吗?”

绪部长说以上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很随意。

江云天下意识地地点头。但是,他并不十分明白省委组织部长绪子超这番话的含义。只是他私下来到宁康,与他的老同学陈少峰经过彻夜长谈以后,他才似乎隐约品出了其中的一些深意……

江云天和陈少峰爬到了紫云山的半山腰。山路时险时缓,青石台阶被历朝历代不知多少朝圣者的鞋底磨得棱角全无,显得十分光滑,稍不留心,就有滑倒的危险。

江云天站住,掏出手帕擦擦额角的汗,然后回身向四周望去。紫云山绵绵延延看不到尽头。正是仲春季节,满山的新生代松林把紫云山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眼前是一片苍绿。远处是紫云峰和仙子峰,这是紫云山最为壮观的奇景。阳光下,一缕缕紫色的山岚升腾飘逸。透过薄雾,恍惚看到那直插云天的峻峰在紫雾里飘摇,似有似无,似隐似现,似动似静,似近似远,简直是一幅远淡闲适的水墨丹青。放眼望去,晶莹剔透的仙子湖被拥在山湾里,呈椭圆形的湖面仿佛是一只闪光的眼睛。这只眼睛仰望着朗朗乾坤,显得那样深邃和神秘,只要看它一眼就会让人沉迷。

“这的确是一个发展旅游业的好地方!”江云天心里说。

到紫云山拜佛是陈少峰的主意。当然,他们并不信佛。陈少峰只是想带未来的市委书记到各处走走看看,让他熟悉一下环境。而旅游开发区是必须要来的,因为随着几个外商投资意向的逐步明朗,旅游开发区已经成为市委市政府两座大楼里悄悄议论的热点。据说,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市里要组建一个旅游开发





管理局,这个局的人事安排更是上下十分关注的敏感话题,更重要的是,前任市委书记被调离,与旅游开发区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内幕非常了解的陈少峰特别强调江云天到这里一游的重要原因,同时还要提醒他的老同学,对于旅游开发区的事情一定要特别慎重。

一路上,江云天只是听,很少发表意见,而陈少峰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边走边说:“……现在你还没有坐在市委书记的椅子上,所以我和你之间仍然是同窗好友的关系。一旦你入主市委大院,我就必须缄口不言。我甚至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市委书记是我的同学。你尽可以用对宁康一无所知的姿态走进市委大院。我敢说,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听到对宁康各方面情况截然不同的议论。但愿你能慎重对待这些议论,切不可贸然对开发区采取什么行动,否则你将会遇到许多麻烦……”

江云天截住陈少峰滔滔不绝的议论,问道:“这么说,我只好不思毁誉,当一个任人摆布的阿斗了?”

陈少峰笑笑说:“那就由你去理解了。如果你真想在宁康做点什么,我建议你避开开发区,去开辟另一个战场,事情大概就会好办些。这方面的课题有的是,要想人为制造政绩或者搞点儿形象工程并不难。”

“人为制造政绩?真新鲜!”

“一点儿都不新鲜,许多干部不是都这样做吗?”

“也包括你吗?”江云天有些漠然。

“当然,我也偶尔为之。”陈少峰并不讳言。

“照你这么说,真成了宁康市里没好人了?”江云天摇摇头说。

“那就看你给好人定个什么标准了,”陈少峰并不介意,他接着说,“比如说我,你就很难把我归到好人或坏人的某一行列。虽然有时我也弄点虚的假的,但那不是我非要那样做,我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说好人坏人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好与坏只是主观认同。我们不是经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但在许多情况下,实践并不能确切地认同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就出现了好与坏的模棱两可,甚至出现好与坏的易位。”

江云天笑笑说:“想不到你仍然如此雄辩!”

陈少峰也笑笑说:“你真是抬举我,要知道这是在你面前。其实我早就和脚下的石阶一样棱角全无了。瞧!到了,前面就是山门。”

果然,前面就是紫云山的山门。山门是一座三洞拱门,红墙绿瓦十分壮观。中间拱门的门楣上写着三个古拙的大字,道是“紫云寺”。两侧是沿山势起伏的护墙。跨进山门不远,又是一百零八级石阶,好不容易攀上石阶,江云天和陈少峰已是气喘吁吁了。眼前矗立着一座石雕的牌坊,牌坊上方正中的匾额写着:“九重天”,左面的匾额写着“超凡”,右面的写着“脱俗”。

“要想超凡脱俗可真不容易!”江云天掏出手帕擦擦额头的汗说。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超凡脱俗，”陈少峰评论道，“就连这寺里的神仙也同样如此。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这个‘争’字里就有许多凡俗的味道。”

“真精彩！”江云天拍了两下巴掌说。

今天不逢节假日，但旅游朝圣的人仍然不少。通往大殿的方砖甬道一侧有一座碑亭，碑亭里矗立着一座一人来高的石碑。江云天和陈少峰信步登上碑亭，只见石碑上镌刻着几行大字，道是：“天道有常世无常，佛行无斜人有斜。自古都说佛国好，几多世人向空涯？”相传这是清康熙大帝朝拜紫云寺时留下的墨迹。字如行云流水，飘逸俊秀，确有康熙之风范。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留下落款，这给后人留下许多猜想。

江云天和陈少峰在这块碑前伫立许久，然后他们才随着香客们走进大殿。

幽暗神秘的大殿里香烟缭绕，佛祖释迦牟尼高坐莲台，慈祥地俯瞰着脚下的芸芸众生。佛祖的两侧排列着他得道的弟子们的塑像。执事的僧人身披袈裟，手执一杆木杵站在供桌旁，脸上凝固着一丝高深莫测的微笑。

善男信女们只需向供桌前的箱笼里投进五元的布施，便可以从僧人手里接过三柱高香，然后在炷台上点燃插进硕大的香炉便可朝拜，以求得佛祖的保佑。

一位少妇把点燃的高香插进香炉，然后双膝跪倒在蒲团上，双手合十，双目微闭，嘴角翕动着默默地祈祷，然后恭恭敬敬地一叩再叩三叩，前额实实在在地触到地上，那神情十分虔诚。江云天注意到，那位少妇三十多岁，长得很漂亮，手上戴着一颗很大的绿宝石钻戒，像个大户人家的少奶奶。

江云天不信佛，也不相信如此一拜就能获得好运气。他回头望望香火不绝的大殿，等候上香的人还真不少。江云天想，人们大概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前来拜佛，想升官的，想发财的，想祛病长寿的，想婚姻美满的，甚或想报复私怨的也说不定呢。而靠神圣的佛来达到自私的目的，佛会答应吗？想到这里，江云天不禁哑然失笑。

“你笑什么？”陈少峰不解地问。

“你仔细看看佛祖那双慧眼，笑咪咪的，意味深长呢！”江云天说。

陈少峰问江云天：“你不烧炷香吗？”

江云天说：“我看我们还是走走吧。”

陈少峰说：“我知道你放不下架子。”

江云天说：“你错了，我觉得心里坦坦荡荡，无事可求而已。”

陈少峰说：“你可以求佛祖保佑你官运亨通。”

江云天笑笑说：“官嘛，我压根儿就没有把它当回事！”

陈少峰说：“其实拜佛并不一定非要有事相求，拜佛是一种境界，一种灵魂净化的境界。”

江云天指指陈少峰说：“追求这种境界莫如来做和尚，你舍得你的娇妻幼子





吗？”

江云天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陈少峰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因为他脱口说出了“和尚”二字，就蓦然想起省委组织部绪部长对他说过的话。

“我这个和尚能当好吗？”江云天在心里问自己。

2. 市委书记之位

宁康市市长董伟清来到世纪大酒店，他要在这里会见香港东方投资公司的副总裁康祺先生一行。

康祺一行是前天晚上到达宁康的。他此行的目的是应宁康市政府的邀请，专程前来考察宁康旅游开发区的投资环境的。两天来，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王良臣已经陪同康祺到旅游开发区转了一圈。今天晚上，市政府要员特意在这里举行一个酒会，正式欢迎康祺副总裁一行。

世纪大酒店是宁康市最早进入星级的现代服务设施的高级酒店。市政府的外事活动一般都在这里进行。酒会定在六点半钟，董伟清市长提前四十分钟到达，是因为他还要了解一些情况。

董伟清在世纪大酒店的总经理沈筱宁的陪同下乘电梯来到五楼的一间小休息厅，副市长王良臣和建委主任赵仁山已经在休息厅等候。

沈筱宁三十几岁年纪，她的举止高雅得体，浑身洋溢着成熟女性特有的魅力。

等一切安排妥当，沈筱宁便走出休息厅并轻轻地关上房门。董伟清打开文件包，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边看边问王良臣：“今天你陪康祺先生转了转？”

王良臣说：“各处走了走，最后爬了一趟紫云山。康祺很迷信，他坚持要拜佛，脑袋碰到地上‘砰砰’地响呢。”

董伟清笑笑说：“这没有什么奇怪，人人都需要有一个信仰，就如同我们信奉马列主义，道理是一样的。”他停一停问，“到大小奇村一带走了走吗？”

王良臣说：“去了。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开发构想，他好像对在那里建设高尔夫球场、跑马场和射击场很有兴趣。他说，在内地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游乐俱乐部。他还说，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毁掉大片农田，实在可惜。”





董伟清从文件上抬起头来说：“这个康祺倒是有点侧隐之心。他还说了些什么？”

王良臣说：“他说话好像很谨慎，其他没有再说什么。倒是他的一个随从偶尔问了一个关于地价的问题。”

董伟清沉吟道：“康祺是在试探我们的决心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他！吴副省长很关心这件事。指示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些，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这就是谈判的指导思想。”他拍拍手里的文件问王良臣，“这份香港东方投资公司的背景材料核实过了吗？”

王良臣说：“我们通过香港的有关渠道了解到，东方公司在香港是比较有名的投资公司，他们的投资方向主要是商贸业和旅游业。据说美国的迪斯尼乐园就有他们的股份。这一点我们也从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得到了证实。”

董伟清说：“很好！康祺的背景材料也要尽快搞到，包括他的个人好恶，一定要抓住他，这关乎着旅游开发区的前途。”

王良臣说：“我们正在通过省外外贸驻香港的机构进行了解。”

董伟清抬起手腕看看表说：“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建委主任赵仁山说：“董市长，听说新任市委书记就要来了，那件事是不是要尽快定下来？”

董伟清慢慢把文件放进包里，然后站起身来。他的脸色显得有些阴沉，他知道赵仁山所说的“那件事”指什么，但他不愿意在这个场合这个时间谈“那件事”，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谈什么市委书记。

“时间到了，我们走吧。”董伟清没有理会建委主任赵仁山，便径直离开座位走出小休息厅……

是的，打心底里，董伟清很不欢迎即将到任的市委书记。他觉得市委书记办公室的那把交椅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应该由他董伟清来坐。

为了这把交椅，董伟清没少费心思。他曾经三次到省城找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竞存。吴副省长当然不会明确地向他许诺什么，但他与董伟清私下谈话的字里行间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使董伟清对自己的前程非常乐观。

董伟清第三次去见吴副省长是今年春节前夕。董伟清在春节到来之前去拜望吴副省长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既然是拜望，就不能空着手，他带给吴副省长的礼物是一幅水墨丹青。

吴副省长是一位酷爱书画的儒士，是省内为数不多的政界书法家之一。不仅如此，他对于书画鉴赏也有很深的造诣。

董伟清给吴副省长带去的这幅画是明代画家王绂王孟瑞的墨竹真迹。这幅画是宁康旅游开发区仙子湖畔那幢仙子大厦工程的承包商王增沛在竞标的关键时刻送给市长董伟清的一件礼物。起初，对书画没有多少兴趣的董伟清对王





增沛的礼物不屑一顾。不就是几笔黑糊糊的竹子吗？歪歪斜斜，横七竖八，有什么好？

那是三年前的一天晚上，在董伟清家里。

站在客厅里的王增沛把那轴画展开，董伟清只看了一眼，就坐在沙发上，脸上显出不耐烦的神情。是的，忙了一天，他很累，他不希望别人在这个时候打扰他。王增沛看出了手握工程大权的董市长的心思。他把画提在手里说：“董市长，不瞒你说，这幅画是我的传家之宝。”

“哦？！”董伟清不置可否地应一声。

“看来董市长不相信啊，”王增沛把那幅画小心地放在茶几上接着说，“如果现在把这幅画拿到荣宝斋，我敢说，至少可以卖一个整数。”

“一千？”董伟清不经意地说出这样一个数字。

“不不！”王增沛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一万？”董伟清很大度地增加了十倍的价钱。

“不！至少一百万！”王增沛斩钉截铁地说。

“一百万？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董伟清终于对这幅画感兴趣了，他开始认真地审视放在茶几上的这幅画。

原来这个王增沛是王绂的后代，为了争得宁康市旅游开发区仙子大厦的承包权，他不惜把传家宝拿出来打通关节。谁知董市长是个不识货的，王增沛只好自报家门了。

“董市长，”王增沛说，“祖上这幅画传到我的手里，已经是二十六代。不管是多么艰难的岁月，我都舍不得把它拿出来。我之所以不惜代价把仙子大厦工程争到手，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祖上曾经因事而遭贬斥来到贵省这块土地上，在这里度过了十几年屈辱的生活。在这十几年里，这里的父老乡亲没有把祖上当外人看待，才使他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我要争得仙子大厦工程，就是要报答五百年前曾经呵护过祖上的贵地父老……”

王增沛很动感情的一番话并没有打动市长董伟清，他不大相信承包商的剖白，他很了解这些“奸商”。他们一个个巧舌如簧，能把死人说活，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但是眼前摆着的据说是一幅价值百万的画轴，这就不能不使董伟清心动。他倒不在意什么字画，因为他没有这个雅癖。但有人在意，有人有这个雅癖。脑子极其灵光的董伟清市长马上就想到了这幅画可能会产生的作用。于是董伟清市长没有把竟敢上门送礼的“奸商”赶出去，而是耐心地听王增沛把所有要说的话说完，然后亲自把他送出门去。

董伟清虽然收下了这幅明代画家王绂的遗墨，但是他并不放心。第二天，他便让他的妻子带着这幅画去了一趟省城，到专营字画的“集雅轩”画廊试了试价。当董伟清的妻子王雅坤在挂满省城当今名家字画的“集雅轩”厅堂里展开那幅画的时候，她立即就被一位留着一部花白胡须的老先生请到了内堂。老先生

